

創 造 法 義
編 主 家 亮 斌

隨風而去

平 方

上 海 群 衆 出 版 公 司 刊 行

序

臧克家

新詩，它大踏步的朝前猛進。

許多人被撤在後面了。這些人，他們的生活、觀念、情感，他們對於新詩的看法，由於距離的日趨疏遠而慢慢的凝固，從此他們放棄了新詩，其實是詩放棄了他們。

迎上來的是朝氣蓬勃的青春。他們是多數的，他們的熱情有如春汛；他們感覺新穎而尖銳；他們向前奔赴，率真又勇敢；希望從拉滿的弓弦上射出去，帶着耀眼的光芒，嗖嗖的響聲。

眼前是這樣一個時代。真和假，醜和美，罪惡和正義，自由和奴隸，對照得如此鮮明，如此強烈，彼此在批着對方的面頰，而鬪爭的紅血不斷的流。詩人，從而挾取了他們的愛憎和靈感。詩句，血一樣的迸射了出來。在窒息的空氣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呼吸，在悲痛的心境下，他們以自己的詩句哭泣；在扼抑的喉嚨裏，他們以自己的詩句怒吼；在生之鬪爭的戰場上，他們以自己的詩句作戰。這一切，全然是從生活達到詩，又轉而把詩投到更大的生活的海洋上去。

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一個詩人必須寫那一類的詩，必須用那一種形式去寫，像一個冬烘先生所要求于他弟子的那「八股」窗課；生活是廣闊的，詩是多樣的。只要他的詩句像冬天的爐火使人溫暖；只要他的詩句像春風的和煦使人旺盛；只要他的詩句像大海的潮汐，黎明的鷄聲或早號，使人奮勇、鼓舞；只要他的詩句像放出去的一隻信鴿寄托了善良、溫暖，向上的一顆真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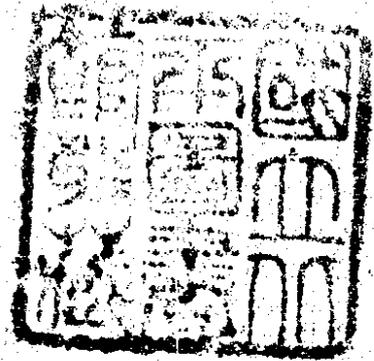
爲了以上的種種，却不敢說符合了這種種，我們乃有了這個小小的詩叢。這十二位作者，年齡、職業，各不相同，而彼此大半陌生，詩，把他們聯繫在一起，我們希望它能够聯繫起更多的人。生活是多方面的，詩的風彩也就各異。一個人，讓他照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去吧，照着自己的方式寫詩去吧，在個性被扭歪的地方，人和詩便不復存在了。

薄薄的本子，正像我們卑微的心願。投出去的只這麼一點點，希望收回來的却很多呢。現在，讓我把這「隨風而去」的作者作一個淺略的介紹：

方平的詩，需要一點忍耐去讀它。像對着一個深藏的人，不爲他昂然的容貌所冷卻，你才可以終于從他那裏有所獲得。他的詩，並非單單叫人去咀嚼它本身的那苦澀，一行句子像一條幽深的曲徑，帶領着你向他感覺的高峯一步步爬去。寫它們的時候，他在精神的領域裏斬荆披棘，拾起又放下，他不肯在精華裏叫一點糟粕浮起。他是很憤世的，他新舊雜陳的佈列起他的「諷刺」，這種字句的佈列方式，甚至不大習慣於我們的眼睛。他是慣於作生命意義的思考的，他賦予這些以詩的形象；但我們還是盼望他把「深」寄托在「淺」上，更結實的向多數人民站立的地方，一步步走去。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早於滬

輯 上



隨風而去

I

自從最後的一通爆竹

在天心裏響過了最後的一響

落了些索索的碎紙片下來之後；

許許多多表示興奮，表示歡呼

表示生命得救，天日重睹的符號

都黯慘地一個一個

軟了，曲了，鎔化成：

——??????????

——疑問、疑問、疑問、疑問了；

到最後，便只剩下苦苦的一個——

那一向就有，却一向不出風頭的

那很細微，很細微的

常常給掩沒不聞的一聲：

唉！

II

看厭了春花紅

看厭了秋月圓

厭倦了生命的詩人

他慣於還未嘆息。

唉，如今我年紀青青

忽然，竟也在嘴邊溜出了：

——厭看了你這種官樣的文章！

——厭看了你這種文章的官樣！

啊，舉起眼來的這一刹那的

我底悲哀，我底悲哀哪；

倒是那被扔下的報紙，却依舊

帶點腔調帶點笑

向我底不說話的破桌子

去表示它底「樂觀」

III

他們是當真的跌下來了

——二等！——三等！——四等！

連跳帶踴的搶上去哪

——我們，堂堂一等國！

該興奮哪！

——是的，已經興奮過了

該痛快哪！

——是的，已經痛快過了

並且連歡迎、慶祝、放爆竹、耍龍燈，
該來的，應來的，一場括子都來過了；

我們如今是，

沉下的頭，跪倒的身子

只自怔忡在劫餘的廢墟堆裏

想去尋回：原已遺忘在那裏了的

——那一顆破破爛爛的心

「隨風而去」與描寫內戰痛苦的那部美國
小說，是不相干的，或者不如說是借用來
的，來向當時正在發表的「勝利風」表示
敬仰。那時在三十四年的冬天。

天窗

讀二月十三日文匯報而作

沒有一點聲音

沒有一點顏色

慈和的白

安詳的靜

但是我的眼光一觸到它

我怕

我的神經震慄呀

就像看到了給一羣羣陰險的

肺結核菌

所吞噬成的

一個個的空洞。

沒有一點聲音！

然而這裏窒息住了

千千萬萬人心底的呼聲

沒有一點顏色！

然而這底下掩去了

千件萬件血寫的事實；

慈和的白！

我怕呀，但是，

安詳的靜！

我的神經震慄呀，但是，

天下太平

我悲哀得快要絕望了呀，但是！

有一天

太陽每天從東方起來

而囚犯每天在苦念着太陽

這不是沙漠

而有一滴清水的焦渴

這不是同溫層

而有窒息的痛苦

這一切，似乎多悲慘——

多無聊卑鄙得可憐哪

然而有一天回過頭來

在那幸福來到的日子中

來望我們、聽我們今日的禱告

啊，我們不正是那樣麼？

僵冷了才勝利時的熱情

換上一顆沉重的心

我們天天在盼望着

明天報上

會有較好的消息

會有較好的消息了吧

而明天偏揭開了

滿幅更壞的消息：

戰禍迫在眼睫

關內關外衝突益趨激烈！

於是到晚上我們有了

更長更可怕的惡夢

夢見我們在愁——

愁砲火中的家園

愁明日之後的明日

茫茫的，更其茫茫的前途……

我們遂失去了也會有過的

美的理想：做人，

應該只管踏起大步

朝向遠方邁進

才好；

我們遂忘了我們的祖先

曾從這片草原奔逐到那一片草原

曾從這個山峯跳躍到那一個山峯

曾向着無垠的青空

一路唱出嘹亮自由的歌聲；

而只是爲了

想糊一張口、想寄一個身

偏促在狹仄的一方裏

焦慮着、焦慮着、焦慮着

幾時

我們忽然有一天

忽然有一天也有了和平

向人家說，向自己說

看，我們也得見了光明！

三十五年秋

廣東音樂

一滴濁水

就是幾萬萬條微細的生命
和一個優哉優哉的世界

即使吧

山外更有山

(海外更有海)

一個小圈子

(像樓閣，一座深深的小院子)

所以也同樣是

什麼不再缺少了：你的天地

你需要的，該只是

舒一口緩緩的氣息

因為有太多的滿足在洋溢

抖蕩一絲微微的哀怨

因為一切是那麼的旖旎

春花開，秋雁迴

只像輕夢扣着輕夢

夢裏的空虛，又照給你

說不盡顧影自憐的陶醉

此外，再有些些要求的麼？

——想有人想去

航行於星座的銀光裏

一切未知都是他太大的誘惑

——想有人想要

追縱險峽裏急流的奔騰

好把生命比擬一頭脫韉的野馬

但是你不！

你，永遠的滿足！

永遠的滿足你那個小圈子

滿足你那層感情的空壳

滿足你嗲腔嗲調

聽不見，萬樂齊鳴

總譜表上正揭露到另一章

空前悲壯激烈的狂飆板！

滿足：

這已是你最膺服的美德

你幾千年最高的傳統

這對於你庸俗的靈魂

已是最好的鑑賞，最美的裝飾

像一張月份牌

它遮貼上了空洞的敗牆一椽



搖籃曲

有時火山要噴射，地殼要震撼；

我們的心，像至今不曾安穩的星球，

也有時驟失把握，讓筋脈與血管

一齊暴漲；而應該都是握手的朋友。

聖人與那聖徒，我們原都不是，

衰微的世紀，只教會了我們自私，

曾且挑取一種實惠的道德主義，

時時在自動斟酌：撐住還是放弛。

於是生活：便變成長年黃蠶的季節？

籠罩着一層陰寒，一層猜忌的顏色，
再不見陽光，有霹靂在心頭的瞬息？

願我們勉力於供奉自己最好的情愫——
當利害忽然忘却，界限忽然模糊，
當母親俯下來，輕輕地歌唱愛撫。

交響音樂

當徐徐的銀棒，從屏息的頂點落下，
像第一絲陽光劃破了無限的冥蒼，
於是來了金鷄的報曉，鳥的和鳴，
接着是一片生之舞踊，白日的歡唱。

忽然一聲霹靂，又像是大神的鐵槌
擊落在雲端，召來了暴風與暴雨；
大自然變幻的節奏，啊，既難捉摸，
也難領悟這一串空靈精邃的樂語：

是訴述星星與星星間，默契的心願——

是回溯光影潮汐，印上貝殼的花紋——
是禮讚縷縷花紋一丘一壑一宇宙？

在悵惑的驚異中，讓我們却是一樣
像海濱採拾貝殼的小孩子，做開心
去交付美與未知；那最單純的信仰。

瓶花

狹隘的生活快像一團鉗制的牢籠，
凝固的氣息要積壓成鉛樣的沉重，
啊，有那一個禁得住不愛上了你——
難得你，依舊保持多輕盈的生動。

你有光采，爲了我們亮一亮灰黯的眼神，
你底芳性，一陣一陣沁入昏迷的官能，
但更其狹隘可憐，是你如今的天地，
再沒有泥土與露珠：那滋潤的早晨。

美麗的，美麗的生命——可悲的，可悲的

短暫；不是蓬勃的歡喜在給自己招展，
你是那痛苦的寂寞，來供這兒的點綴，

我們的讚美和奉承，該是一種諷刺，
無視乎孤苦的掙扎，再支不起一枝
枝頭更大的花，只是一時絳零一時。

小提琴

啊，到了你的手裏，放置的器皿
一旦到了你的手裏，於是第一次
我們張開了眼，翱翔着神思，
忽然進入，從未接近過的夢境。

雲端的天使，待奉愛神的水仙，
淺淺銀河，漠漠太空，織女的顫泣，
一切都是奇妙異幻；然而一切
祇是真實，來自琤琮的四根細絃。

Stradivarius——人世的寶貝，

假使沒有你獻出畢生的艱巨
爲了要在流水一瞬裏給予
這樣巍峨，這樣雄辯的讚美，
像歌者對於自己吟唱的言語；
將被還原：瘖默的幾片木材。

「史脫拉第凡利亞司」是最偉大的小
提琴製造家所製的提琴，他生在十七
世紀的意大利，名字便叫「史脫拉第
凡利」。

早春的心

——黛玉葬花

想我們原都會伴着了摔破的玩具
而一起哇哇地哭泣過；但偏是你，
哭得那麼固執，有那麼認真的淚珠，
哭碎了心，爲着自己堅持的一點。

你的月亮，該是一個圓圓的明鏡，
掛在天上，洗滌着一天漪漣的水光，
沒有一芥微塵，來沾染它的清影——
那是圍繞的衆星，在嵌燦爛的珠框。

一座世界，要到處是輝煌的皇宮
宮裏的日子，長年鋪排着慶宴的佳節
千萬的絢爛，把每一息平凡簇擁
最黯的陰角，也不許找出最微的罅隙。

於是，當人間都已得到了圓滿的喜歡，
你抿一個微笑，更到達了歡喜的尖端。

一個音調的不和，是一篇樂章的失敗
一抹色彩的失敗，是全幅畫圖的恥辱
你看着，你想着，你永遠追求着完美
你在這天地裏：絞着何等敏銳的感覺！

一旦春光老去：蝶隱香殘花飄零

雖然依舊是一株嫩苞，正待吐放出鮮豔，

你淒淒悲歌那有生之陰鬱，完成

你絕望的姿態，在這無人理會的花塚邊。

而我們已遲早收乾了淚痕，忘了怎堪

當時會有這場啼哭的，隨便另找個

不相干的玩具，去塞到弟弟的小手裏，

用涼透的秋心，來圓寂最初的痛苦。

一年去後，還不是一個開花的春天，

一個落花的春天，一個期望的冬天？

信念

我們已能借一顰或一笑，
測量出對方氣色的陰晴；
又在一個手心中，掌握了
整個人類生死的命運。

在那裏，我們還能尋到
更肥的利潤？又在那裏
你們，我們，他們還能想出
某種效率更高的利器？

然而，並不是那算盤與

秘密實驗，摩天大樓與

飛行堡壘，夢想與野心，

x y 一縱一橫兩個指標，

標出了驕傲的二十世紀：

像圓弧的彩虹，一頂幸福的拱橋。

一頂雷鳴的拱橋，那該多模糊啊，

當理智生起那第一把火，

照亮了四周新奇的認識，

又有了舊的石器，象形的聲符；

人類的性靈，然而，却正掙扎在

深深的海底，那長夜的黑暗，

像億萬年前，一個生命艱難地

想一步一步爬向陽光，爬向陸岸。

想生起第二把火，學習心的發音

開闢新的大陸；而這一切可能

是因為有我們遙向未來，緊捧出

一枝嫩苗，在自己卑污的泥沼中。

那大政客和市儉，他們以為

他們正站穩在一個空前的頂峯。

有巨人之王，欲與天相抗，乃造

銅橋，使車行經其上，聲如雷

震。（希臘神話）

憤

給我們目根以視，耳根以聞，

血脈以榮養，骨肉以塑形，

四肢膚髮，以運，以維以修吾身，

又載覆以天地，厚處以人倫。

我們有眼睛：把眼睛蒙蔽，

我們有嘴巴：把嘴巴封閉，

將血液抽吸，將身體囚繫，

又使轉輾失所，骨肉背離！

我欣欣然乃如春草之滋生，

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靡謝天恩，
而天又何言，天之德無臭無聲。

而你「勞苦功高」，南面而治理，
萬姓在你脚下戰慄，向你頂禮，
必有了你，才敢想到我們自己！



創造詩叢

隨風而去

版

主編者 臧克家

權

著作者 方 平

所

藏版者 詩叢社

有

定 價 國幣貳圓

刊行者：

魯迅出版公司

上海(十二)西門路六〇弄四三號

一九四七年十月版

